

# 残酷情郎

## 楔子

一个五、六岁大的男孩，伫立在原本和乐安康，现在却已残破不堪的大宅中，僵硬无表情的脸和因恐惧而呆滞的大眼，正对着遍地的死尸。

“风儿，快来！你四叔尚有鼻息，仍然有救！”呼喊者是一位白发然，但精神奕奕的老者。

小男孩迅速奔向两人所在处，听见老者对四叔说：“朱四爷，请快快闭目养息，护佐体内真气！”

清啸庄邵庄主早已预知将会遭遇不测，于是命朱四臣去保护唯一的骨血，前往好友——神医李广冀处托孤。

“少爷……”

朱四臣睁开眼，见到邵风平安无事，全中安慰之情溢于言表。

想到清啸庄惨遭灭门的血海深仇，今后将系于少爷身上，而知道真相的人只剩自己，也唯有他才能辅佐少爷复仇……朱四臣立刻依李广冀之言，闭目养息。心中已开始计划如何教养少爷，勿忘血洗清啸庄之仇。

看着庄内四处令人不忍卒睹的死尸，李广冀低叹一声：“风儿，现在师父所说的话，不论你是否听得懂，都要强记在心里，逝者已矣，来者犹可追，今后无论你的际遇如何、宿命如何，都要选择为自己而坚强的活下去。”

邵风对着不远处爹爹破碎的尸身默默不语，不满十岁的稚龄，岂能承受这许多残酷的事实，又怎能明白人当为自己而活的真义……小男孩的沉默让李广冀恻然，但由他的眼神中，李广冀骤然明白，邵风在经历这一事件后：全智的成熟度已超乎他的年龄。

朱四臣听见李广冀之言，心中暗下决定，今后当不时提醒少爷复仇之事，否则年幼的少爷跟着李广冀越久，只怕会淡忘了这不共戴天之仇，而轻易饶过那该杀千刀的女魔头。

二十年后。

“有消息吗？四叔？”

“已查到那女魔头云蓁下嫁江南柳家庄，千数年前已死：不过她生有一女，年已双十，名叫柳湘柔。”朱四臣回答。

凝睇着眼前冷峻严肃的少主，朱四臣仿佛能感受到一股复仇的欲望正在蛰伏、蔓延，只待伺机而动，他不由得甚感安慰，自己的苦心终究没有白费。

“确定、消息来源及结果无误？”

邵风无表情的俊脸上，只有那双沉瞳里一掠即逝的漠光，泄露他幽阖的心思。

那是二十年来以仇恨堆积、粹炼出来的冷酷。

“错不了的，少爷。”

二十年来，他朱四臣念念不忘的便是复仇一事，所布下的密探之多，简直可以织成一张密网。

“那柳家的情况如何？柳湘柔的性格又如何？”

“云蓁死后，柳庄主已再续弦，继室产下一女，目前柳庄主重病在身，

性命垂危。

至于柳湘柔，人如其名，是个柔顺乖巧的大美人，由于柳庄主卧病在床及继母的恶意漠视，以致她双十年华仍未出阁。”虽不明白少爷为何问起柳家小姐的性格，但朱四臣仍据实以告。

朱四臣越来越难捉摸少主诡变的心思。

“云蓁的女儿柔顺乖巧？真讽刺！”邵风的唇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冷笑，深沉的眸子迸射出一股奇诡的幽光。

“是……是啊。”朱四臣看着少爷的眼神，不由得打起寒颤。

“母债女偿，是必然的道理。”台上眼，邵风云淡风轻地说出冷酷的话，脑中不停想着复仇的方法。

这些年来，邵风凭着师父神医李广冀所传授之卓绝医术，四处行医救人，加上他专门铲除江湖上无恶不做的败类，使得他侠义之名远播。

皇太后缠身多年的腰风病，令群医束手无策，邵风经人引荐后，只略施几针，皇太后的痛疾便完全康复，因此赐他“妙手神医”的封号。

时光匆匆又过了三年，邵风站在一处断垣残壁前冥想。

“我以为你这辈子再也不愿意踏上此地了，没想到你这回还肯陪我下江南。”德聿甩开扇子，斜睨挚友。

邵风眯起眼审视对面坍塌的石墙。再度重临旧地，已是人事全非。柳府当真如王总管三年前所回报，在一夜之间全毁。“更想不到我竟会故地重游。”

德聿挑高剑眉。“怎么？莫非——”

“此处是柳府旧址，三年前柔儿……”邵风目光投向远处一潭绿黝黝的池水。

他的思绪随着湖面的涟漪扩散，想起那盲目仇恨的过去……。

## 第一章

浙江杭州居钱塘江下游北岸，南倚吴山，西临西湖，俗云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杭州风景灵秀，水木明瑟天下闻名。

杭州地处浙江，三国时称吴，为孙权所建，故而人称江南一带姑娘说起话来吴侬软语，便有越女多情之说，可知杭州姑娘抚媚娇柔，扣人心弦。

其时杭州柳家庄，为苏杭一带众所周知的富家大家，柳子尉无子，只得两个女儿：大女儿柳湘柔为前妻所出，小女儿柳湘毓为现任夫人薛宝宝亲生两女的容貌皆传有人上之姿，其中柳湘柔之美称为花中之魁。

柳湘柔艳名远播，苏杭一带的贵公子无人不想与之联为秦晋，却不知何故，柳湘柔如今芳龄已届双十，柳子尉却迟迟未替女儿订下任何一门亲事。

这日正逢十五之期，清早天未亮，湘柔即命随侍丫只喜菊备受香烛素果，侍天刚刚大明时刻，才又吩咐另一名丫发喜棠安排轿子，预备上晓云寺礼佛拜忏，以回向往生的亡母，及为久病不愈的爹爹祈福。

晓云寺建在西湖侧，小小一座尼寺优闲清净，虽非名山大寺，喜合清

修即可。

到达晓云寺后，喜菊并退了轿夫，掀起轿帘和喜棠两人扶湘柔下轿。

待喜菊、喜棠备妥香烛供品，湘柔便在菩萨跟前拜了一本三昧水忏；礼拜完毕已近午时，三人便在寺内用了午斋。用餐后，湘柔一如往常步行至晓云寺后院的紫竹林，林内有一所专供静修的竹舍，拜完忏后，湘柔通常在竹舍内静坐一、两个时辰。

“你们两个不必陪我了，四处走走吧。”湘柔知两个小丫头怕闷，她要图清静，索性放两人去玩。

喜棠、喜菊果然欢喜得很，皆想反正小姐在这竹林里静修，也不上哪儿去，便高高兴兴的找寺里的心师父们聊天去。

湘柔待两人走远，便在竹舍内蒲团上安坐，取出无量寿经，诵读起来。

坐了约半个时辰左右，忽闻竹舍外传来窸窣声响，由微入密，不一会儿便扰得人再难清静。

湘柔便自蒲团上起身，步出门外四面探看。

门外四周仍与半个时辰前一般，并无异样。她心底正感到奇怪之时，忽听得一男子清亮的嗓音正在吟诗。

湘柔心一慌，竟僵住了身子动弹不得。平日她见过的男子唯有爹爹，如今四下只有她孤身一名女子，而那男子所吟虽是离骚……但显他断章取义的结果，分明暗含轻薄戏侮之意。

只听得男子反复吟诵，低沉的嗓音微含几分笑意，似是讥讽她着意聆听，不思离去。

意及自身的窘境，湘柔赶紧低头转身奔回竹舍内，密密栓紧小门。她倚在门上闭起眼，试图平息心中那般没来由的骚乱……再睁眼时，却凝入一双幽邃沉瞳底。

她忘了惊吓，只疑惑是怎么的心思，才能造就出那么一双邪魅的眼……仿佛是深不可测的漩涡，要将她吸纳吞噬一般！

他蓦然逼近，一抹勾魅人心的笑展开在他酷冷的唇角。

湘柔意识到处境的不当，她一惊，惶退之际不留神撞上门角，竟晕了过去……

悠悠忽忽醒转后的第一眼，凝入的仍是先前那对令她迷惑的沉瞳……她惊喘一声，蓦地察觉他正将自己搂在怀里——

“放开我！”她惊呼！

深眸的主人忽尔一笑，似乎对它的反应饶富兴味，他慵懒地徐言：“在下无意间唐突了姑娘，不知姑娘现在是否觉得好多了？”唇边勾现的笑，隐隐透着邪意。

“放……放开我！”她颤着声低斥；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已是人悖礼法，更何况他双臂紧紧勾搂着自己！

男子笑意渐浓，俊净的脸上那抹邪意更炽。“此时姑娘身子虚软无力，只怕在下一放手，姑娘便要软倒在地，如此岂非在下不仁，见危不救？”所说的话虽是一派堂皇，目光却分明是故意调戏。

“你……”既明白他有戏侮之意，却又不能斥他放手，湘柔羞怒之下以手推拒，却是半分也奈何他不得，反叫他一手擒住双腕，凑至鼻前细细嗅闻。

“好香哪！姑娘用的是何种花髓研炼的香露？如此慑魄之香再闻得半晌，

只怕在下就要销魂。”

“你……下流！”

“下流？”男人挑眉低笑，将湘柔双腕扳至额顶，顿时袖口下滑露出两条白腴柔腻的柔臂，他目光溜上湘柔裸露的双臂。“在下对姑娘敬慕有加，何以竟致下流之名？”

湘柔急得眼眶泛泪，又见他双眼放肆地直瞧自己的裸臂，一时忧念交攻，直觉得心脉竟似要痛断。

“你快放手，否则我要张口呼救了，就算毁了我的名节，也不让你逃脱非礼之罪！”

男子闻言大笑。“在下乃籍籍无名之辈，却最是懂得怜香惜玉，姑娘若有意令在下出名，在下自当欣然接受，姑娘一番体贴之意。”眼底尽是揶揄狂浪。

一番话叫湘柔睁大了眼，道一见他唇角那抹讽笑，羞恼之余，已顾不得其它，张口便喊：“救……”不知为何突然声音尽失，两瓣朱唇停在微启状态。

“姑娘怎么不叫了？”他佯做诧异状，甚是不解地攒紧眉头。“在下行医多年，若姑娘不嫌弃，在下愿为姑娘‘义诊’！”沉吟半晌，男子展眉邪笑。

“姑娘以沉默表赞同吗？”说罢以极快手法在她穴道上拂上一指。

湘柔的双手突然不受控制的拥紧男子的腰身，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紧贴着他。

“姑娘，你……”男子目光一闪。“在下仅尽棉薄之力，未料姑娘如此盛情感谢，在下实感受宠若惊。”男子冷酷的脸益发深沉。

至此湘柔才明白，自己之所以突然失声，定是他做的手脚；如今自己又被迫如此违反礼教……她情急之下，两颗泪珠已在眼眶内打转，却苦于有口难言。

“姑娘现在可以说话了吗？”

泪珠悄悄滑下湘柔惨无血色的面颊，今日之事纵然无人撞见，她清白的身子也已叫这名狂徒玷污！虽说她早有觉悟，爹爹长久卧病在床，二娘又对它的终身大事不闻不问，今生她或许就这么孤身终老，可是眼前这男人却狂肆妄为，非但满嘴胡言乱语，更是动手动脚占尽便宜，这段屈辱叫她如何承受……泪，终究不争气地流下……男人感觉到胸前的衣襟似被濡湿！全中升起一股他极力抗拒的情绪，脸上玩世不恭的神情却依旧。

他手指轻拂，解开它的哑穴。“姑娘还不愿意放开在下吗？”

湘柔眼见自己身不由己的抱住男人，无奈又心急之下，她闭紧只眼用力咬紧下唇。

男子主动退开一步，发现湘柔咬紧的下唇已泛出血丝，他急忙又上前一步。

湘柔忽觉得双唇被一湿热之物攫覆，惊骇之下她猛地睁开两眼，他近在眼前深潭似的黑眸映照出自己惊吓的眼——他的嘴正覆住她的唇……原来想怒斥他的，却料不到他的舌头竟乘机滑入她嘴内，刹那间一道电流撼住了她，他硕健的身躯占尽优势地压缚她，炽热的体温竟穿透衣衫，灼痛她的身子，淡淡的男性麝香密密缚里住她脆弱的感官……他阖沉的眸勾魅着她无措的眼……湘柔意识到自己体内随着他呼吸的节奏而阵阵火热……被自己体内陌生的异样感所惊吓，她奋咬他的舌。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已能自由活

动，湘柔挣脱开他的怀抱，没命的奔向竹林深处。

男子吞下喉间的血腥味，嘴角泛起一抹笑；柔顺？还好她并不，否则这游戏就不好玩了。他迈开步伐追上她！

他双眼竟那般轻而易举地迷惑了她！

她定了定神：心中打定主意，若他再进一步放肆侵犯，她立即咬舌自尽！

似已看透她心中决定，他不再冒近，与她保持一段距离，嘴角依旧擒着轻挑淡笑，缓缓说道：“令尊久病不愈已有五年，每日子、午二时，身上两处穴道便会感到膨大、胀痛，发病之时生不如死，苦不堪言，多年来虽遍访名医却徒劳无功，非但病体不曾稍愈，近来发病时，更感到连百会大穴也渐有膨大发酸之感，恐怕离死期已不远……”

她倏然回睁凝住他：他怎会如此清楚爹爹的病症？且能明白指出正确穴位，以及发病时种种症状？还有，他说爹爹离死期已不远，是真的吗？

“想问我如何得知？”他双眸灼灼逼视。“如果我说令尊的病有救，你信是不信？”

“你愿意介绍良医为我爹爹治病？”她急问，一颗心只放在爹爹重病得治一事上，再不做他想。

他端凝她半晌，方才徐徐说道：“良医难觅；若他要求一命换一命，你可愿以自己的性命，换得令尊痊愈？”

湘柔一怔，愕然以对。

“不愿意？”

“不我只是不明白——”

“你只须回答愿意或不愿意。”

“若真有良医能治爹爹沉病，湘柔的性命本是爹爹所与，即便舍身，亦难报答爹爹深恩于万一，能以湖柔之命换得爹爹痊愈，湘柔当然欣然从命。”她回答时无丝毫犹豫。

“那么，”他眯起双眼。“从今而后，你的性命便不再属于你自己；记住，令尊的性命操在你手上，千万珍重，再也别轻言轻生。”跟着转步出竹林。

湘柔跟在他之后奔出竹林。

“公子留步……请明示湘柔该至何处延请良医……”竹林里，却已找不着他的踪影他究竟是谁？

这年菊花开得早，未至菊花盛开的季节，咏菊小阁的后园子已是一片橙黄橘绿。湘柔自幼便喜爱菊花，大抵是因为性格雅淡，故而不喜诸多浓艳，独钟情于清雅的陶菊。

向来安于寂寞，虽独居于咏菊小阁，平时除了每日固定去看爹爹，大多时候只有喜棠、喜菊陪伴，她却不以孤独为苦，素心一如静水，从来是平淡无波的。

但这份平静，却在十日前于晓云寺拜忏的午后，被叨扰了！原以为借着抚琴能调和胸口那股郁悒愁闷，却奈何一曲原该平和雅正的“清凉普施”，叫她给弹得思思切切，殊多牵绊窒碍……她搁下弹了一半的曲子，目光越过园子里的菊花，投向无定点的空虚。

“小姐，你是不是又在耽心老爷的痛了？”陪侍在一旁的喜棠见湘柔闷闷不乐，忍不住多嘴。

湘柔收回目光，轻颦眉尖，同喜棠、喜菊道：“爹爹病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也已访遍了天下名医，竟无一人能治愈爹爹病疾，近来爹爹的病情更加沉重，只怕……”说时眼眶泛红，几欲垂泪。

“小姐，老爷多福多寿，不多久就会遇到贵人，这病究竟会好的。”喜菊见湘柔垂泪，连忙安慰。

掏出素帕拭净眼泪，湘柔勉强笑了笑。“但愿如你所言，爹爹的痛能快些有起色。”

“肯定的。”喜菊向来活泼乐观。“昨儿个我到厨房端晚膳的时候，遇见老爷的忆梅园里侍候的冬梅。听她夫人最近特别从长安城延聘了一名大夫。冬梅说这位大夫连皇太后多年的腰风病也给治好，遂对了个“妙手神医”呢！过两天他到咱们府里来，肯定老爷的痛就要全好啦。”

湘柔听喜菊这么一说，心头果然稍觉安慰，只盼爹爹的病情不再恶化，便是菩萨慈悲了。

“是啊！小姐，再过几天老爷的痛就要好了，你该欢欢喜喜的，别再成日皱着眉头了。”喜棠也加入安慰。

湘柔淡淡一笑。“你见我时时皱着眉头吗？”

喜棠歪着头想了一会儿。“从前倒还好，但是打十天前从晓云寺回来后，我们就不常看见你笑了！”

湘柔一征，双颊染上晕红。

湘柔向来放纵这两个小丫头，待她们如自己姊妹一般，因此两人说话就无啥顾忌了。

“小姐自那日从晓云寺回来后，真是不太一样了！”喜菊亦赞同的说。

说着，两个丫头齐望着湘柔。

“别……胡说。”湘柔口里轻斥着，酡红的双颊却悄悄泄露了心事。“怎么今天的话题全绕着我？”

“咦？小姐脸红啦，那肯定咱们不是胡说啦！”喜菊笑嘻嘻地，她可是很清楚自家小姐的性子；谎话是绝对说不来的，光是想着说谎便能叫她脸红了。

“你这丫头！”湘柔轻嗔着，忍不住跺脚苦笑。“居然拿我来说笑！”

喜棠、喜菊对瞧一眼掩嘴偷笑。喜棠道：“前几天，我瞧见二小姐同表少爷说话时，便是这种脸红的表情，不过二小姐红起脸来可没小姐一半好看呢！”

“喜棠！”湘柔一双盈盈似水的美眸，登时瞭住喜棠这调皮的丫头。“好啊，你竟敢调侃起我来了，瞧我怎么整治你！”说着，便追着喜棠要打。

“啊，小姐饶了喜棠哪！喜棠再也不说小姐脸红起来就像二小姐见着表少爷一般就是了！”

“你还说——”

两人就这么绕着小花厅团团转，喜菊在旁笑得捧肚子。

混乱持续到一名容貌甚美的中年人跨入咏菊三阁，这才宣告和战。

“怎么？今日这里这么热闹？”美妇冷冷地道，一双妙目冷厉无比的扫过主婢三人。

喜棠、喜菊吓得收了嘻笑，赶紧站好，福了个身。

“姨姑娘好。”

原来这中年美妇是湘柔的生母云蓁之妹，闺名云菀。

“菀姨。”悄悄拢妥颊上几络因追闹而散落的发丝，低垂着脸欠身为礼，

巧妙掩过了唇上微绽的笑靥。

云苑容貌虽甚美，脾气却古怪，终年脸上不见一丝笑容，别说喜棠、喜菊见了她会害怕，就连湘柔亦是小心翼翼，怕一句话说的不对，就可能得罪了云苑。

云苑示意湘柔坐到椅子上。

“明天起我会离开杭州一段时间，我不在这里的日子，你得好好的提防薛宝宝。”说到此，她脸上有不豫之色。“当初你娘不让你习武根本是个错误！你只要学到你娘一成的功夫，今日那薛宝宝又怎敢欺凌你是孤女？幼时你娘不教你练赤血掌还罢，就连我想教你冰玄掌，你娘也不肯。”言及此，她冷笑一声。“姊姊可想不到柳子尉再娶的贱人是个泼辣角色，阴毒得很，若非这几年我人在杭州，那贱人有顾忌，还不知她要使什么阴狠手段害你！”

云苑自来极恨男子负心，对柳子尉续弦一事十分恼怒，时时当着湘柔的面出言骂他“苑姨离开杭州有要事？”湘柔淡淡地支开话题。

云苑“嗯”了一声。“日前我得到消息，江湖上传说已失传的武学至宝‘无生诵经’，近日在开封一带竟有人使用经上的内功以法伤人，我要亲自去瞧瞧是否当真有这一回事！”跟着住声半晌，两眼冷冷揪着湘柔。“方才我说你爹娶那贱人阴毒，你不想我骂及你爹，所以引我岔开话题，是不是？”

湘柔如云苑至恨人欺骗，是以也不避谈。“湘柔为人子女，爹爹纵有不是，亦非湘柔能皆议。”

云苑冷笑两声。“薛宝宝明里虽不敢对你如何，暗里却有心耽误你的终身，让你错过适婚之龄，就轨这么孤老一生！哼，她当真以为我瞧不出她居心叵测，安着什么心眼！”

云苑顿了一顿，喝口喜棠瑞来的菊花茶才又续道：“我本意便是主张你不必嫁人；这世上的男人好的没有，坏的倒不少，咱们不必看他们脸色做人亡活得更好，省得葬送自己一生在那辨臭男手上！”

云苑这番话并非头一回论及，以往湘柔只觉得任缘自在，可为何今日再听时，却感到心中失却往日宁静，反而注入莫名约的忧悒？

看着与姊姊面貌相像的湘柔，云苑不禁心生怜惜，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，更是令她痛不欲生。

云蓁与云苑长像酷似，自小习武行走江湖，在江湖上自然不必受限于一一般礼法，男女老少皆自由交游，因此两姊妹也都遇上了心仪的人。

某夜，二人促膝长谈，却发现她们爱上的竟是同一人，而这个男人在明知她们是姊妹的情况下，依然分别给予承诺，最可恶的是后来他居然娶了别人！

云蓁从此抑郁寡欢，后来嫁给爱她至深的柳子尉，而性格激烈的云苑，则决定不善罢干休……不过，一切复仇的计划她皆瞒着个性温柔的姊姊。

云苑痛苦的闭上眼，怎么又回想起这段锥心刺骨的往事？此时，耳边传来湘柔叫唤：“苑姨，您不舒服吗？”

“不，柔儿，我没事，你别忘了我说过的话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懂吗！”语毕她便起身离开。

看着苑姨的背影，想着自己的未来，湘柔不禁叹了口气。

## 第二章

这日午后乍雨还晴，一阵倏来即去的骤雨，打落咏菊小阁后园子不少娇绽的新菊。

赶着在雨水浸失香气之前拾完满园子落花，湘柔挣起衣袖，同喜棠、喜菊两人，将拾起的菊花分类妥当，剔除掉残糜的，剩下的便散置在手编的藤架上，搁在小阁前的走廊下风干，这三日内若不下雨，就可顺利阴干菊花，制成的菊干，便可沏出一壶清冽甘醇的菊花茶。

“呼，总算忙完啦！”喜菊一抹额上的汗珠，两手插在腰肢上，喜颜逐开地瞧着辛苦了一下午的成果。

“这些菊花若阴得干，够咱们喝上大半年啦。”喜棠眉开眼笑地。“小姐，这会儿咱们也忙得差不多了，你快进房里去，我给你换件衣裳，剩下的我跟喜菊收拾就可以啦！”

湘柔正要转身进房，春菊眼尖的瞧见一人站在小阁前，探头探脑的朝里头张望。

“咦？那不是夫人房里的春兰姐吗？”她手指着前头那名著绿衫的丫头。

“是呀，是春兰没错。”湘柔有些讶异，在芝兰苑侍候的婢女向来不到咏菊小阁的；莫非二娘有急事？“春菊，你过去问问她有什么事？”

“春兰姐，你找咱们小姐有事？”春菊问。

春兰点点头，没什么笑脸的道：“夫人吩咐我来请大小姐今晚西时过见性轩用膳。”

喜棠闻言对湘柔道：“咱们一向都在小阁里自个儿吃饭的，怎么今晚夫人心血来潮，要请小姐上见性轩？”

春兰没搭理喜棠，两眼盯着湘柔道：“夫人请大小姐务必准时。”

“可有特别的事？”湘柔面带微笑的问。

既是湘柔问问题，春兰便说：“今日从长安请来了大夫，据说有很大来头，夫人怕怠慢了，便要大小姐、二小姐和在庄里做客的表少爷都出晚膳。”

“连女眷也出席？”湘柔略感惊讶。

柳府的当家夫人出席宴客，自是理所当然，但让未出嫁的闺女出席陪客，于礼似乎不妥。

“是啊！”春兰神色有些不以为然。“听夫人说，这其实是那位大夫特别要求的除了老爷卧病在床有所不便外，其余家眷都得出席见面。”要见人，便一个也不许漏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湘柔也不再问，大夫既是来救爹爹性命的，无论是否又是另一次失望，对方小小要求，她自然配合。“二娘还有其它交代吗？”

“没有，就是这些了。”春兰道。

“那谢谢你了，有劳你回复，我会准时出席的。”

春兰点头，福个身便往回走。

喜棠咋舌。“这大夫果然了不得呢，才来咱们庄里半天，便急着展现威风，希望它的医术也同他的脾气一般威风。”

湘柔同两个小丫头相视而笑，真心盼望爹爹早日康复，那狂妄的大夫，倒令人想起了那个无礼的家伙，湘柔讶异自己居然想起他，同时心中也升起怆然之感。

“小姐，咱们快回房里去吧！”喜棠道：“时候也不早啦，今晚既是要赴

宴陪客，可得快生打扮呢！”

湘柔笑道：“换套衣服，梳梳头发就是了，在自家里还须打扮吗？”她压根儿不把这事挂在心上。

“这可不成！”喜棠嚷嚷。“春兰方才说了，今晚表少爷也会出席，这么一来小姐更得好好打扮，说不定表少爷一见了小姐，赶明儿个便来提亲了，夫人看在姑老爷的面子上，可不能再拒绝啦。”

“你这丫头！”湘柔红着脸嗔道：“没个正经，胡说八道些什么。”

“小姐，喜棠可没胡说哟，依我看也是这么着。”喜棠满脸认真；私底下她和喜棠两个时常替湘柔着急，总觉得小姐就是太过无所谓，才会任人摆布。不容湘柔分辩，两人便簇拥着她回小阁内梳妆打扮。

酉时未至，湘柔就喜棠、喜菊催着到见性轩，忸不过那两个鸡婆丫头的“好意”，她早到了半个时辰；碍于柳府里的规矩，喜棠、喜菊跟到见轩前便留在轩外，让湘柔独自进轩。

湘柔没料到有人比她更先到，只见一西背影颀伟的男子伫立在轩内栽植的成排梅树下，双手负背，似正陷入沉思。

这人看来是个年轻公子，而今晚晚宴会的主客既是个名医，称名医者大多年迈老成，应该不会是眼前这位青年公子，那么这人……大概是表哥薛子平了？

事实上，薛子平是薛宝宝的兄长薛成兆之子，与湘柔没有血缘关系，湘柔只在幼年时见过他一面，如今多年不见，薛子平的容貌早已不复记忆。

正当湘柔觉得二人独处气氛尴尬，思量着是否该退出回避之时，男子似乎觉察了背后的动静，骤然旋过身来——

“啊——”

惊呼逸出湘柔之口，眼前这张俊俏中带着三分邪气的脸，她并不陌生，甚至已深深镌刻在她的心版上，他……是那日在晓云寺轻薄她的男子！

“姑娘，你我又见面了。”一抹淡笑噙在他唇色。幽邃凝敛的沉瞳，定定地盯住湘柔清如秋水的澄眸。

她微张着杏红色的唇，仿佛见了鬼魅般，失了魂似地揪定他。

“你……”双手按住胸口，湘柔仍不能压抑心头汹涌的骇然。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湘柔踉跄地倒退数步，他那目的侵犯，仍令她犹有余悸。

看透它的心思，它的笑容抹上调侃，任硕长的身躯倚在梅干上，以慵懒的音调述道：“姑娘倒是说说看，为何在下不该在此？”

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当然不该在这儿出现，除非——

“你是二娘从长安请来的名医？”会是他吗？

“姑娘果然聪慧。”他挑了挑眉，幽邃的眸光别有深意。“不过，在下并非应柳夫人所请，而是姑娘允诺以身相许，在下这才答应为令尊治病。”

“以身相许！？”

她几时曾答应以身相许了？

骇然地望住他，却见他似笑非笑的神情，瞧尽了她在她惊慌失措的狼狈，不肯给她一个解释。

“姑娘莫非忘了？”僵持半晌，他终于徐徐言道：“那日在晓云寺竹舍，在下曾说过良医难觅，若他要求一命换一命，姑娘可愿拿自己的性命相舍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在下若记得不错，姑娘当时亲口承说，愿以身相舍。”轻佻的恣态，以真意、似调戏。

“你——”

“姑娘若因爱惜性命，故而出尔反尔也是人之常情，不过在下行医向来比照买卖，俗言道‘有买有卖，无赊无债’；姑娘现下既不能满足在下所求，买卖不成，在下已无义务替令尊治病。”说罢欲转身虽去。

湘柔一急——

“公子请留步！”那日在竹舍既已明白他医术非常，而且爹爹的痛已不能再拖，无论如何，是不能让他就此离去的。

他缓缓回过身，黑眸内尽是轻佻笑意。“姑娘改变心意，愿与在下做买贾？”

“医者本当以仁心行仁术，何以……公子竟将救人危亡一事比做买贾？”更何况是要买她，这未免……况是要买她，这未免……“姑娘此言差矣，在下乃无行浪子，这‘仁心仁术’四字委实担当不起，所以退而求其次，比照一般商人贩卖医理技术，不敢以医技妄自尊大，自抬名望。”

又是这般似是而非的论调，但她似乎难以就此与他申论。

“可……公子，湘柔所承诺的是以性命相舍，却非……以身相许。”回避他逼视的深眸，这话宣之于口……毕竟是羞人的。

他轻笑，一脸饶富兴味。“在下真正欲求索的是姑娘以身相许，而非姑娘的性命。”

“公子！？”

“在下不假道德谀词相欺，姑娘如果不愿意，此刻拒绝还来得及。”云淡风轻之态，却是饶攻心计。

凝视着他诡异莫测的神情，她的心不禁怦怦直跳。“公子……要湘柔如何以身相许？”

“姑娘可是同意了？”他挑眉，瞳底有诡谲的笑意。

湘柔隐隐约约觉得“以身相许”四字似有不妥，只能垂下了脸，不敢再瞧他。

他噙笑。“稍安勿躁。”语音出奇的温柔。“你既然已同意此桩交易，从此你已是我的人，往后该如何做，我自有交代。”笑里有阴性的阒黯。

她已是他的人了吗？“他的人”又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莫非……湘柔一惊，猛地抬首，恰对住他墨沉的眸光。

“后悔？”他笑容古怪，含着淡淡的嘲弄。

湘柔睁大了双眸，无言地瞅视。

他——要她的身子吗？

要解读她的心思，对他而言非常容易。如此幽居深闺，对他企图全然无知的女子，不是位得敛藏心机、卖弄娇娆媚惑男人的，所以他一眼就看出她心中所想。

“你……要什么？”她无力地问，声音轻得不能再轻。

尽管如此，他依旧听见了。

他走近她身前，近得几乎衣角厮磨。“你的身子，以及……这里。”手指轻点她胸上，唇色邪扬。

霎时间，一道电流经由他手指贯穿她体内他还要……她的心？

不，她只能给他自己的身子，这是她唯一给得起的……“不许抗拒。”

我既然都要，便不许你不给。”霸道的言辞，声音却是个嘎温存的。“记住，你是属于我的。”勾情的黑瞳点火肆掠。

她让他给迷惑了，他的霸道，他的放肆，他点在她胸上的手……“这儿……不是说给就给得起的。”她揪紧自己心窝的衣襟。

“的确。”他挑眉，嘎声低笑。“那就当是考验我的魅力，如何？”

“公子……”他是玩笑？抑或认真的？

“不问我的名字吗？”他柔声低问。

是啊，她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，却已经是他的人……“你……”湘柔羞红着脸，悄悄退了一步，远离他那点在自己胸上的手指。“公子贵姓大名？”纵是此情此景，她仍不忘以礼相待，毕竟受了十多年的礼法教养，她无论如何也放不下矜持。

他但笑不语，握过她的心手，在柔腻滑嫩的掌心上写下两个字。

“邵风……”她吟哦出口，毫无知觉他眸光一浓。

“邵……公子，你-”

“现在还称我邵公子岂不太见外了？”他打断湘柔的话，手握着它的柔发，有意无意在柔腻的掌心撩昼。

湘柔胀红了脸，欲收回手；可他不许，反牢牢执锁在大手中。

邵风看着着急抢救自己小手的湘柔，瞧她红着脸奋力挣扎的模样，甚是可爱，他不由得浅浅的笑了。

笑？邵风倏地收慑心神，他是来报仇的，怎可有依恨之外的情绪？但心中那股不寻常的感觉又是什么？邵风百思不解，决定忽略它，同时放过自己。

湘柔想要摆脱那双大手的箝制，无奈力不从心，而她所想努力救回的，难道不包括日渐陷落的芳心？

湘柔心想，这样的男人，是不会把她的真心捧在手心的，一旦失落了心，她还能回头过原来的生活吗？她暗笑自己傻：抬起头却见到同样陷入沉思的邵风。

邵风见她抬头，立即开口问道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他挑眉，低笑。

“不，只是……爹爹已病了数载，药石罔效，公子是唯一能明确断出爹爹病症的大夫，可是湘柔仍不免担心……”她急着解释，不懂自己为何怕他误会！

“你对治愈爹爹的痛，有几分把握呢？”湘柔深吸口气，盯着他问爹爹病症。

“无须挂怀，邵风向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买卖。”

买卖？

湘柔眸光微微黯淡。是啊，他们之间只是买贾！他以不凡的医术，买下自个儿的身子和心……可是现在听到这二字，却有些刺痛了她……轩外忽有脚步声窸窣移近，湘柔一惊，忙要抽出被他握住的手。

他放开她，一笑，主动朝后退了两步。

只见二一人走进见性轩前园，其中一名男子长得尔雅斯文，应该是薛子平了。另两名女眷中，衣着梭罗绸缎，满身是翡翠金钗，便是薛宝宝；另一名妆扮得端雅雍容的年轻女子即是柳湘毓，它的神情高傲冷淡，与薛宝宝的活跳热络大不相同。

薛宝宝乍见两人伫立花园：全下虽有些疑惑，但是城府极深的她，自是不会开口去问邵风；见到湘柔更是理也不理，只当作没瞧见，径自堆了笑脸同邵风道：“邵大夫，怎么在这园子里站着呢？显得主人怠慢了贵客，来来来，咱们快进屋子里去，这会儿晚膳已预备妥了，我特命厨子烧了数十道好菜，您快进来尝尝看入不入您口……”一迭声往屋里让，殷勤周到之至。

薛宝宝既卖力招呼，邵风也不多让，微微含笑，迈步潇洒，往屋内走去。

凝视邵风杂硕伟健的背影，湘柔竟有些痴了，想到自己刚才与他的对话，脸儿不禁烧得通红，全未发现薛子平已来到她身前。

“是柔表妹吗？”薛子平目不转睛地盯着湘柔的脸，震慑于如此清丽绝尘的容颜，连声音也不禁微微颤抖。原以为毓表妹的美已是人间绝色，岂知……柔表妹之美竟是笔墨难以形容，清艳之中，更雅致。湘柔却不知薛子平心中所转的念头，直为方寸的失神而羞怯；她竟有些眷恋那男人的身影。

薛子平自然不知湘柔心事，见她面有赧色，靛生红霞下不禁看直了两眼。

“子平表哥？”湘柔终于注意到他的存在，赶紧定下心头稔然的纷乱。

“好久不见。”佳人的丰姿令他呆愣。

湘柔款款欠身为礼，微微一笑，便也转身往屋内而去。从小她便被教导不可同男子多言口，即便亲如表哥亦同，可是现在她却在不知不觉中已认定，除了“他”自己是不该再让其它男子瞧见的。这个念头虽然有些荒唐，但湘柔心中却莫名其妙的执着。

薛子平怔怔望着湘柔的背影出神。柳湘毓冷眼瞧着这一幕，终于再也忍不住的出言相讥。

“人都走远了，表哥还兀自杵在这儿盼些什么，难不成等人家回头来理你吗？”语气好不冰冷。

薛子平一呆，随即胀红了脸，尴尬的笑了笑，也敢去瞧柳湘毓，只垂下眼，呐呐道：“毓表妹……咱们也进屋里去吧。”

柳湘毓停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要去你自个儿去，这头饭咱们全是陪客，不吃也罢。”说完便拂袖走出见性轩。

“毓表妹——”

任凭薛子平在后头叫唤，柳湘毓却头也不回。他可不知哪里得罪表妹，心中猜想柳湘毓向来心高气傲，也许真知她所言不甘为陪客。呆了半晌，脑海里又浮现湘柔的情影，全头一甜，便急忙往屋里赶去。

“子平，毓儿呢？”

薛不见柳湘毓进屋，便起疑问；她了解女儿的心事，毓儿虽然心高气傲，但自小爱慕表哥，这为日子平住在柳府，毓儿常常伴着他读书、下棋，难得离开他身边。

“毓表妹她……她……”踌躇之然结结巴巴，语不成句。

薛宝宝柳眉一皱，心想这侄儿真上不得台通，但深知他性情耿直，不懂说谎，定是毓儿任性，叫他为难了。当下又堆起笑脸，向邵风陪道：“邵大夫请别见怪，小女年纪尚小，不懂事，我这就差人去找她过来，跟您赔不是。”说罢，便要唤见性轩外的婢女。

“夫人不忙，二小姐既然有事，在下不便强求。”邵风眼神改凝湘柔，引

得她心儿一跳“邵某素闻柳府大小姐琴艺超卓，是否可请大小姐抚琴一曲，以娱邵某酒性。”要柳府全员做陪，只为了要引湘柔见面，目的既已达成，其它人出不出席，压根无干紧要。

薛宝宝一听此言立即见风转舵，抛个眼色叫薛子平坐下。“邵大夫若不嫌弃，纵是多弹几曲也是应当。”继而转头对湘柔冷道：“柔儿，你尽力为邵大夫弹上几曲，以助雅兴。”

“是。”

湘柔自席座起身，盈盈迈步往窗下的瑶琴，“当当”调了数音，弹起一曲“清平乐”，跟着又弹了“昭君怨”、“寒鸦夜啼”……薛宝宝始终没喊停，湘柔便饿着肚子，一曲跟着一曲弹奏下去。

至此，邵风已完全看清湘柔在柳府的处境。她并非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不过是个看晚娘面孔委屈求全的孤女。薛宝宝分明未善待她，竟要教她饿着肚子抚琴一整晚！

他一口饮尽杯中酒，藉以冲淡心中对它的怜惜。他对她应该只有仇恨与残酷，他的良心绝不浪费在她身上。

邵风径与主人谈笑风生，饮酒自若，撒下那一声声绵缠的琴音，他的心冷漠若寒冰。

倒是薛子平兀自为湘柔忧怜，明知无他置喙的余地，却按捺不住疼惜的脱口道：“姑母，你让柔表妹停手吧！瞧她如此纤弱，怎堪整晚空腹抚琴……”怜惜溢于言辞。

“子平，你退下，替我去瞧瞧毓儿用了晚膳没有。”

“姑母……”

薛宝宝冷眉一拧。“怎么，姑母的话你没听见吗？还不退下去！”

“是……”

薛子平临去之前朝湘柔依依不舍地瞧了数眼，才忧心忡忡地离去。

“邵大夫，侄儿无状，叫您见笑了。”薛宝宝随即面色一抹，换上笑脸。

邵风一口饮尽杯中醇津，热辣辣的酒气一路灼下他的胃腑，他不动声色地面向薛宝宝，淡笑道：“夫人言重了。大小姐的琴艺果然不凡，邵某沉醉其中，忘了大小姐尚未进膳：请小姐移座席上，在下有事相商。”矜冷的辞令掩蔽他讳莫如深的心思。

薛宝宝心底兀自疑惑——他有何事要同云蓁那贱妇的孽种商量？当下换了湘柔过来席上坐下。

湘柔在席上坐定，却不举箸。这晚她饿过了头，早已没了食欲，况且与他对席而生，距离如此相近，她心跳如擂鼓，压根忘了空腹这件事。

“今日我为柳老爷诊了一回，照脉象来看，柳老爷的痛起因于内息散乱，湿燥不调所致。我斟酌过治愈的方法，应是将柳老爷紊乱的内息导聚，进而脏腑受益，湿燥自调。”他对着薛宝宝而言，不瞧湘柔一眼。“机缘正巧，今晚在下恭聆大小姐抚琴，忆起业师所著。‘医经’中有琴韵调息之法，上载“医谱”一阅，大小姐若能习奏此阅“医谱”，并放在下替柳老爷治疗之时在一旁演奏，则病者可大受其益。故而与夫人、小姐相商，望成全此事。”

“那大夫未免也太客气，小事罢了，何需商量，为了老爷柔儿怎可有异议！”薛宝宝睨了湘柔一眼，已然定夺。

邵风诡异一笑。“不过此举事关业师不外传之‘医经’内秘，欲演习‘医谱’亦须由在下口授心法，故而大小姐习谱时只能与在下秘密演练，不得有

外人在场聆听，且大小姐须立誓不得将演习内情外泄与第三人知。在下限于业师严令必须如此，还请夫人见谅，若不能为，自不勉强。”

“邵大夫言重了，令师尊既有严令，咱们自当遵从，方才大夫的提议他无不妥之处，大夫怎么说，咱们便怎么配合。”

薛宝宝此言无异是昧着良心说瞎话，孤男寡女同处一室根本大大不妥，即使两人始终相执以礼，无损清白，旁人的臆测已可坏湘柔的名节。

“未知柳小姐意下如何？”直至此时，邵风力将目光落于湘柔脸上。

“我……”她敛下双眸，避开他别具深意的凝视。

“柔儿，你爹的性命可比啥事都要紧，你可别自私不孝！”撩拨几句不信她不屈。

即使薛宝宝不冷言相激，湘柔也已无退路，她已“卖”出了自身，还有选择？

“是……湘柔明白。一切全照二娘和邵大夫吩咐。”

本以为要多费一番唇舌的，却不想湘柔竟一口答应了，薛宝宝喜道：“这事便这么说过！柔儿，还不快敬邵大夫一杯，多谢他肯传你‘医谱’治你爹爹的痛。”

“是。”

湘柔依言相敬，勉强啜尽林内甚热的江南绍兴，虽仅一杯，她已抢得嗽喘连连，桃靥泛红：那醇热的浓酒滑下她空无一物的胃，更激起胃疼，她只得咬住下唇忍着，嚙红了因疼痛而泛白的菱瓣。

满室辉煌的烛光下，湘柔堪怜的娇怯尽入邵风眼底：纤纤弱质，犹如临风微颤的柳枝……小巧直挺的鼻梁上，清亮的变瞳漾着盈盈水光，芙蓉染红霞，艳胜二月灿开的桃花……她，果真不负苏杭第一美人之称，柔润似水、温软如玉，美得醉人……邵风黑胖沉似一湖深潭他，便是折下这朵苏杭第一名花的男子。

是的……折下。

### 第三章

静夜幽幽，皎月寂照，咏菊小阁内却慌成一团。

“小姐，药拿来啦！快，快生服下。”喜菊皱着眉头服侍湘柔服下一小瓶肠胃散。

湘柔乖乖地吃药，已胃疼得无力多言一句。

喜业气嘟嘟的，好似受了很大冤屈。“虽说咱们做下人的不该批评主子，可喜棠真不知夫人是怎么想的：小姐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！怎可同那个江湖郎中孤男寡女的在房里练琴：这事若传出去，将来小姐怎么嫁入呀？”

之前喜棠口口声声夸赞的“名医”这时已成了“江湖郎中”湘柔嘴里虽不说，全里可是很明白二娘的盘算。但她既然决心回报爹爹，使再也无一丝为自己打算的想法了。

湘柔数了一声，抬眼望向窗外一轮皎白明月，幽幽喃语。“咱们生为女子，终生能企盼的便只有嫁入了吗？嫁得好还罢了，若所嫁非人，岂止貽误

终身？”眉的丽颜上有一丝落寞。

喜棠、喜菊对瞧一眼，皆面有忧色。

喜菊道：“小姐，你又说些咱们听了不懂的话啦，可别是受了姨姑娘影响，净往些古里古怪的念头上钻！”

湘柔微微一笑，也不争论，伸了伸懒腰。“啊，好困哪；你们两女也累了一天，快些回房休息去吧。”不等两人回话，已面朝里侧躺下。

喜棠、喜菊面面相觑，无可奈何地咕侬两声，也只得闭上嘴巴乖乖离去。

睡梦中仍隐隐感到胃部作疼……呻吟了声翻过身子，不适的感觉非但不减反倒加剧。

湘柔迷迷糊糊地，抱着肚子痛苦地睁开眼 | 她在作梦吗？

不然，为什么会看到——

邵风！？

湘柔猛地自床上坐起，一惊之下，险些尖叫出声！幸而他有先见之明，早一步搥住她的嘴。

“噤声！不然我又得点你哑穴。”他靠近湘柔耳畔，呼出热息。她十分厌恶地摇头，却心悸于他迫近的男性气味。

“保证不叫喊？”

她肯定地猛点头，肌肤上已鼓起一粒粒的疙瘩。

他低笑，随即放手。

“我……我在作梦吗？”湘柔睁圆了尚且迷蒙的眸子，茫然地揪住他。虽早知他行事不能以常理度之，但夜半闯入她的闺房毕竟匪夷所思。

他擒笑。“你说是梦，也成。”

这自然不是梦了。可三更半夜的，难道他是来向她道晚安的？

“你在想，我深更夜探所为何来，是不？”他眸底敛着诡笑。

湘柔心神恍惚的说了傻话：“难不成，你是来同我道晚安的？”

他忍不住仰首无声而笑这未晓人事的黄花闺女！

“你——不怕我？”他低垂眼睑，戏谑似地讽笑她的青涩。

“怕你？”她眨眨眼，水漾随瞳眸闪呀闪地。“嗯……某些时候……是有些怕的！”微微红了脸，她垂首，呐呐说道。

“某些时候？”他一指托高她的下颚，不容她闪躲。“例如？”

湘柔小脸条地刷红，连裸出的一小截粉白颈子霎时间也染成粉红色泽。

“好似……，好似那日在……在竹舍。”她两手揪着自个儿胸口的衣裳，不懂何以每回同他说话，总像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，好好的一句话总说得结结巴巴。

他唇色邪扬。“是吗？”

他眸光转深，似笑非笑地瞧着她瞬间胀红的白皙肌肤，几绺松散的乌丝垂落在艳红的颊畔，这模样儿……是撩人的。

“胃还疼吗？”他哑着嗓子低问。

她睁圆眼。“你怎知我胃疼？”

他低笑。“我是个大夫。”

若非她脸儿已红得不能再红，相信还会再添上一层羞赧的颜色；她真是问了傻话！

“如何？当真还疼？”

“睡前吃了药，比起稍早好些了。”羞怯的眸子，泛着水灵灵清光。

他动情地伸手为她拂开颊边的乱发。“那么，方才我听见的呻吟声是怎反回出恣？”动作细拭温柔。

“啊？”她迷惑于他轻柔的指，逗惹地摩挲耳后那片敏感的嫩肤……她有些心神荡漾。“什么……什么呻吟？”

他低笑，双唇押近她耳进道：“你睡着时还喊疼，忘了吗？”醇厚的嗓音融揉魅惑。

“是……是吗？我不记得了……”她有些想笑：只觉得他热热的气息喷拂在她耳后好痒，惹得她直往里缩，忙着躲开他，以免当真笑出声来。

邵风不悦地伸手按住她的小腹，考虑着是否要用强硬点的手段。

她一愣，两眼瞪住他搁在自个儿小腹上的大手。“没关系……老毛病罢了……忍一忍就过去……”

虽说在交易之时，她便早有，“觉悟”，但这“觉悟”的方法，她可是半点儿也不懂的。通常也只有即将出阁的闺女，才会被授以这方面的常识，因此她对男女之事的“认识”，便只有一直停留在那日两人于竹舍的接触。

“手伸出来。”他命令。

“啊？”虽不知他是何用意，她还是乖乖伸出双手。

握住她冰凉的心手，他眉头微皱，一言不发地分别搭了她两腕的脉搏。

“不必为我费神了，我时常胃疼的，只要忍一忍便没事……”湘柔因他握着自己的手而有些紧张。

“脱下衣裳。”邵风头也不抬地说着。

“啊？”她再次瞪大眼。

“我说——脱下衣裳。”他邪笑，懒懒地说道。

“脱……脱下衣裳？”

“啊？”她再次瞪大眼。

“脱……脱下衣裳”

“没错。”见她默默地愣住，他嘲弄地撇撇唇。“还不动手？莫非要我代劳吗？”

湘柔一脸惊惧的欲往床角缩，双手挣脱他的掌握而死命的拉紧自己的衣襟。无论如何她是没有勇气在男人面前宽衣解带的，现在他瞧见自己只着薄衫的模样，只是不合礼数了，她只觉得两颊烧得火热，心跳剧烈几乎要突出胸口。

瞧着她羞怯的模样儿，他眸光忽尔深浓，猿臂一伸，将她扯入怀里。

三、两下褪下她的衣肢；一片雪白的扮背映着苦皎亮的月色呈现在他的眼前。怀里的人儿哆嗦的厉害。邵风黑眸转浓，狠心的漠视湘柔楚楚可怜的凝眸……湘柔脑子里早打然乱成一团，紧咬着唇，任眼泪在眼眶中凝聚。

他伸手探向她心窝的穴道上。

果然不对劲！

他搁在她胸上的手抚得更紧，另一手则往下移至湘柔腹部的穴道上。

她喘息着，邵风两手不住在她身上两处捺按，她隐隐觉得有两股暖流分别自两处注入她体内；除了因他灼热的大掌碰触她裸裎的身子，令她因羞怯而颤抖外，尚有……痛楚！

邵风额上的汗凝成水珠集结淌落，他双眉凝敛——